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鹰爪王

(三)

郑证因 著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鹰 爪 王

郑 证 因 著

(三)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鹰爪王(三) YINGZHAOWANG

郑证因 著

责任编辑:赵洪林

封面设计: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	787×1092毫米32开本	13.25印张4插页299千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	1988年8月第1版	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	印数:1—90 350册	定价:3.30元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	ISBN 7—80528—075—4/I·15	

目 录

- 第四十二回 孽海无边风流寡妇甘心作恶…………… (891)
- 第四十三回 凤去楼空侠尼留柬安然脱险…………… (912)
- 第四十四回 先礼后兵武维扬飞舟送盛宴…………… (932)
- 第四十五回 白浪泛轻舟泗水渔家初犯险…………… (952)
- 第四十六回 狭路相逢巨盗寻仇荒江设伏…………… (966)
- 第四十七回 大力断帆樯覆盗舟么魔敛迹…………… (985)
- 第四十八回 日暝波涵乱箭如蝗双艇遇险…………… (1004)
- 第四十九回 月暗星稀草木皆兵强敌再逞…………… (1024)
- 第五十回 鏢师斗巨寇锁口鞭再肆淫威…………… (1042)
- 第五十一回 浪疾波涵鬼脸子水中成幻影…………… (1061)
- 第五十二回 偷鸡盗酒铁笛丐灭火显神威…………… (1082)
- 第五十三回 肃整帮威内三堂三番传旗令…………… (1102)
- 第五十四回 弃舟投柬金雕堂香主宴群雄…………… (1123)
- 第五十五回 盗窟辟幽居水榭花畦呈异趣…………… (1140)
- 第五十六回 试绝技轻功暗渡浮沙阵…………… (1157)
- 第五十七回 天凤堂四雄深宵谈秘径…………… (1175)
- 第五十八回 鹰爪王遇助脱险内三堂…………… (1193)
- 第五十九回 遇宿仇旧日冤家重会面…………… (1212)
- 第六十回 大祸潜伏正帮规棒打鲍子威…………… (1243)
- 第六十一回 秦中三鸟再寻仇惨死老龙口…………… (1276)

·第四十二回·

孽海无边风流寡妇甘心作恶

那座上的掌福寿堂香主双掌翻天崔香主，如同一尊古佛似的，阴沉沉的面色，看不出是喜是怒。眼皮连撩也不撩，女屠户陆七娘行礼之后，自己悄悄往座上看了看，见这位香主的神色不对，女屠户陆七娘就没敢站起来。

座上的崔香主忽的发话道：“陆舵主，我凤尾帮凡是入帮同道，无分男女，同样的蒙帮主慈悲，受本帮同样的待遇。可是全是恪守帮规，不得稍背本帮一切法制，陆舵主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女屠户陆七娘道：“这是有功本帮的前辈纳福的福寿堂。”双掌翻天崔丰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那么本帮以甚么所在为最尊严之地？”陆七娘答道：“福寿堂乃是本帮最高之地，内三堂虽总揽本帮法治，执掌帮规之地，可是也没有干涉福寿堂之权。”

那双掌翻天崔香主忽的把面色一沉道：“陆锦云，还不呈验龙头帮主朱谕等甚么！”双侠听这掌福寿堂香主一出口，双侠这里虽看不见女屠户陆七娘的面颊——因为她脸冲里跪着——可是已看出女屠户陆七娘全体震动，微微颤抖。

这时那崔香主两目注定了女屠户陆七娘目不少瞬，陆七娘啜囁着说道：“求香主的慈悲，我我我……没奉龙头帮主

的朱谕，我是来探望我父罗香主。求香主的慈悲，弟子没敢寅夜来朝参香主的神坛。”

双掌翻天崔丰两眼一瞪，目射凶光，厉声叱道：“哪！胆大陆锦云，你身为本帮舵主，蒙龙头帮主恩待，以一个女流，执掌西路粮饷。你安分守己的好好的本着帮规去作，你比帮主自在。不料你甘心下流，贪淫好色，置凤尾帮的威名于不顾，置罗陆两姓家声于不顾，你险些落在敌人鹰爪王手内。此番弄得瓦解冰消，自己就该迷途知返，痛改前非。本帮一班平辈的同道，就是不满意你这种淫乱行为，但是看在罗氏兄弟身上，也不肯过形和你为难。你伯父双手金标罗信，掌着巡江十二舵的粮台，在本帮很有地位，也能庇护你。可是你这种恶根性已然无法改悔，从凉星山逃到浙南依然不改前非，反倒变本加厉的故态复萌。倚着你伯父金标罗信夫妇溺爱不明，你更能巧言蒙蔽。

“孽障！你真是大胆，万恶已极！竟敢在龙头帮主的眼下横行，居然把凤尾帮四十多位江湖道英雄，全没放在眼皮内。你认为我们身入福寿堂，形同清修古刹，隔绝尘寰，一切事全不问。孽障！本坛对于帮中事那就漠不关心？这次你敢藐视本坛，不奉龙头帮主朱谕，擅闯福寿堂，更兼私自引诱那侯杰，要想把淮阳西岳两派被拘禁在这里的弟子劫走，作那人神共愤、天地难容的丑事！你们竟这么扰乱帮规，纵情丧德！想把这两家正在敌对的得意弟子充作面首。

“孽障！你有几个脑袋，孽障！本坛若不代龙头帮主清理门户、正门规，保全凤尾帮的清名，叫你这两个孽障把龙头帮主费尽千辛万苦，重建的凤尾帮全要断送了。孽障！你居心何忍！本坛今夜是专诚候教，孽障！你还想再出福寿堂？孽障！这福寿堂例禁，凡是本帮弟子没有不知道的，虽是三

尺之童，也不准任意窥视。你来得很好，要不然也得找你这孽障，你把侯杰隐匿在哪里了？”女屠户陆七娘，现在被这位福寿堂掌坛香主双掌翻天崔丰一阵揭发隐私，竟自丧胆亡魂，浑身战抖，只有低头垂泪。这时听得问到侯杰，越发羞愧难堪，结结巴巴的说道：“求香主的慈悲，弟子没敢叫他擅闯，只叫他在堤坡等候。”

这女屠户陆七娘也是活该倒运，这侯杰原是西路一家舵主，原本就和这女屠户不清楚。只是女屠户陆家堡事败，她依然淫行依旧，竟把面首侯杰带着奔了浙南。这次还是真个的安心要把淮阳派弟子华云峰、西岳侠尼的门弟子凤梅姑娘从福寿堂掳劫出来，两个淫徒要把这两个清白弟子给先污辱了，以报自己私仇！居心实在淫恶！

这女屠户陆七娘更是刻毒，她是不仅想把两个门徒掳走，更计议定了：如有不能趁心如意，索性天涯海角的远走高飞，脱离凤尾帮。这种心意安的倒是够恶的，她认定自己的仇势在必报，叫那清风堡主鹰爪王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，两个门徒先救不回去，总可以出了胸中这口恶气。这福寿堂她历来没到过，只听见同道们说过里面鬼斧神工的建筑。自己这次来实不知这位掌堂香主这么法令森严，更兼她父亲已听到了本帮同道把自己的事全给宣扬出去。自己这次不啻自投罗网。这就是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

且说这位双掌翻天崔丰听得女屠户陆七娘，说出那面首淫徒侯杰在入福寿堂堤坡上等候，这位崔香主冷笑一声道：“佳客惠临，我崔丰焉能那么简慢，来呀！把陆锦云的好友唤上来，叫他们一路同行吧！”靠近厅门站着的徒手四青衣少年，答应了一声，立刻相率出了厅门。工夫不大，这四青衣少年竟从厅侧门里搭着一扇门板，上面躺定一人，

这人似已睡着了，没有一点声息。赶到搭进了厅门，就在女屠户身旁一放。四少年放这木板的时候，手脚不齐，砰砰的震动了一下，立刻把那人震醒，立刻号叫起来。声音也不是平常的喉音，情同鬼号。

这一来把个女屠户陆七娘吓得怪叫起来。随即向那座上的崔香主叩头道：“香主，侯舵主身犯哪条帮规？竟施以削足的惨刑？香主你看在祖师的面上也不当叫他作了废人。”女屠户陆七娘是情急之下，毫不择言。双掌翻天崔丰厉声叱道：“哪，陆锦云，你还敢问本坛何故这么狠毒，用这种惨刑处治？陆锦云你们所作所为，江湖道中最招大忌的罪恶，一死不足蔽其辜。本坛这还是恩典他，只按屡犯淫行，擅闯福寿堂，施以官刑，削去双足，这已是本坛恩施格外。陆锦云你身犯五大帮规，罪有应得。不闯入我福寿堂，尚须禀明帮主，请帮主宣布罪状，令行各处香主处置，如今闯入我福寿堂，本坛自有权衡。来呀！燃香伺候。”

立刻有一名青衣少年答应了声，就奔了香案，伸手从木盘中拿起一束香来，向烛焰上燃着。这位双掌翻天崔丰香主站了起来，就要往香案前走。女屠户陆七娘这一来可吃不住劲，知道只要这崔香主一到神案前上香，自己休想逃得活命，就是死不了，眼前有这情人作榜样，看他惩治这侯杰的手黑心狠，非把自己废了不可。好在自己是个女流，撒赖足可以行了。遂放声哭着扑向崔香主的脚下，撑着不叫他往香案前去，哭喊着哀告道：“香主，你开一线之恩，饶我这条小命吧！我现在一切事全明白了，我从此痛改前非，再不敢胡作非为，再要有以往的情形，叫我死无葬身之地……”

这位崔香主依然阴沉着面色，厉声叱道：“陆锦云你敢学泼妇行为，藐视帮规吗？你再不遵帮规悔悟，我要绑上你

处治了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躲避着，仍往香案奔。陆七娘哪肯放松，膝行着仍是挽住，这次索性向这位崔香主的两腿抱去。崔香主怒喝道：“好泼妇，敢无礼吗？”一抬腿，砰的正踹在了女屠户陆七娘肩头上，嘲嘲的被踢得在地上滚了两个翻身。但是女屠户陆七娘在生死关头，哪顾得被踢的疼痛，依然爬起来，膝盖点地扑到崔香主面前哭叫道：“香主，你是我父执，是我伯伯，帮规虽严，我总是个无知的女流，你老人家体好生之德，救我这条小命吧！我从此再有丝毫不守帮规的情形，我不用伯伯处治，我自己去死。”说着咚咚的以头碰地。

那崔香主喝道：“好泼妇！来，亮剑把她看起来。”那两个青衣背剑的少年，答了个“是”字，一齐伸手挽剑柄。四口青铜剑呛啷啷的撤出鞘来，齐往上一举剑，左手骈食中二指向女屠户一指道：“你这不守帮规，违背香主的堂谕，我们可要动手先把你废了，再请香主宣布你的罪状。”女屠户陆七娘一看这四位青衣仗剑少年，要向自己动手，女屠户陆七娘是何等狡猾，赶紧半转娇躯，把一张带雨梨花似的俊面，向这四位少年作出可怜的样儿，哀声央告道：“四位师兄，念在同门之谊，容我痛改前非，予我以自新之路，在香主面前给我这苦命人求求情吧！”

这四青衣少年是奉崔香主之命，不敢不遵从，不过动手有快慢迟速的分别。四少年身在福寿堂，所见的全是一班形容苍老古怪的老头子，终年哪见过外人？这时突然来的见到这么妖淫的荡妇，这四少年虽是不敢妄生他念，俱是不自主的就有些心软了。手底下一停顿，女屠户陆七娘连连向崔香主叩头道：“香主，你只要看在祖师面上，成全我这恶人，给我一点自新之路，我从此要痛改前非。不仅要作好人，

给凤尾帮效力，要不能挽回以前的恶名，弟子情愿自己横剑自刎，以报答香主慈悲之德。”

女屠户陆七娘这种苦苦哀告，叩头哭诉悔过情形。这位双掌翻天崔丰虽是经这淫嫖老父授意，以帮规处置她，免得再给罗陆两家丢人现眼，只是哪禁得起她这么拼命的缠磨？这种情形，又是按着帮规处置。这种清理门户的事，又是凤尾帮中极重要的大典，不能含糊。这次论起来，本是受罗香主所托，本可以仗剑来斩弑她，可是自身是掌堂的香主，哪好稍背帮规？所以不敢遽然下手。当时被她这么苦苦哀求的，自己想到何必自己这么一味的和她为仇作对。遂厉声叱道：“你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！你果然是能够革面洗心，我看在祖师的面上，现在我把这件事给你承担。不过帮主追问下来，本坛也无法掩饰，你要是再有反复，连本坛全被你断送了。你赶紧的给我在祖师前上香立誓，立悔过书，我放你逃生。这样我暂给你担待着。孽障！你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这一来女屠户陆七娘听得掌福寿堂的香主，居然赦免自己，连忙叩头，遂即抢步到了神坛前，立刻抢到手中一束香，遂即向烛焰上把这束香燃着，跟着朗声说道：“弟子陆罗锦云，蒙崔香主慈悲，恕弟子以往之罪！弟子情愿痛改前非，倘若口是心非，定遭天报。”自己说完了誓，回头再看，这位掌福寿堂的崔香主，已不知往哪里去了。当时这四少年可仍然是仗着剑监视着。遂见由厅外进来四人，把那已被官割、削足的侯杰，搭了出去。这时这四个青衣仗剑的少年，向女屠户陆七娘道：“你今夜真是死里逃生！这次你若再不痛改前非，只怕再象今夜这样的让你逃了活命，就不易了。”

当时女屠户陆七娘见这位香主没在，自己稍微的把惊惧减退，抬头向这少年们道：“师兄们，香主的慈悲，我陆锦

云定当重报。师兄，香主哪里去了？让我走么？那侯舵主大约被处置了吧？”青衣少年中一个年岁略大的，冷笑道：“不奉香主之命，谁敢擅动。你老实待着吧！到了叫你走的时候，自然叫你走。那侯舵主虽是被宫被削，香主大约看你老的面子上，不肯把他命废了，不仅留了他的命，还给他留了疗伤的药，这种情形，你总可放心了。香主已派人把他送出去，这时大约已然出了福寿堂了。”

女屠户陆七娘被说得脸上一红一白的，低头说道：“师兄们不要令我难堪了，我实是革面洗心，不愿再想既往的事。象侯舵主这次被剃去双足，已成残废，这样生不如死，侯舵主这一生算是断送了。要依我说，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死痛快点呢！”自己这话出口又觉得有些失言，自己的命还不知怎样呢？哪得这么任意放言无忌，我这真是颠倒了。想到这里，赶紧的低头静待那掌福寿堂香主崔丰的发落。

工夫不大，一名十余岁的小小童儿，从内屏后走出来，手里托着只木盘，里面放着笔墨纸砚，有一张甘结，墨迹淋漓，摆在了女屠户面前。陆七娘倒是也识字，也会写，怎奈此时头脑全昏了。自己此时想着，任凭你写上八把刀子，有甚么用？只要容我陆七娘脱身，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只是此时就是真想看，两眼好似蒙了一层云雾似的，那纸上的字迹全有些晃动，遂不敢再细看。只看这张甘结悔过书末尾，有自己的名字，遂赶紧的在自己的名字下画了押，又经那小童催促着，又按了箕斗。这时女屠户陆七娘只盼着出了这老头子的掌握，再作打算，遂丝毫不带倔强，驯若绵羊似的，任凭谁见她这种俯首听令的情形，也不肯、也不忍再摆治她。女屠户陆七娘把箕斗按完，抬头向身旁左右看了看，崔香主始终没出来，自己心里仍是忐忑不安。眼望着青衣少年方要

问，那少年令那小童把女屠户的悔过书，连那只文具盘仍然端走，小童转进闪屏后。这里的青衣少年的领袖，向女屠户道：“崔香主传话，叫陆舵主赶紧的离开福寿堂，不准再逗留片刻。”说到这，把女屠户的刀仍然交还她。

女屠户陆七娘这才一块石头落地，这时见仍把刀交还自己，鹿皮囊原本就没给摘去，暗中庆幸，遂竭力的矜持着，把刀仍插好，向这班值坛的少年深深一拜道：“既是崔香主的慈悲，饶我这条蚁命，我陆锦云绝不忘香主的大恩。现在我不便向香主面前告辞，我这里虔诚一拜，为香主祝福。众位师兄，我这里拜谢了。”说着又是深深一拜，这才转身向外走。

淮阳派清风堡掌门人鹰爪王和乾山万柳堂潜迹匿踪，看到凤尾帮又一种不肯示人的帮中执掌门规的秘密，更听到自己昼夜悬念不安的，被掳两门徒的下落，确实落在这福寿堂。暗中引路指示相助的江湖异人，引我弟兄前来定是早已侦知一切，总可以把这两个徒儿救出虎口。只是这淫嫖依然留在人间，依然是后患无穷。按淮阳派门规，除恶务尽的戒条，哪好容她再逃出手去。

双侠在江湖道，生具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。这是天性这样，一事不为己，愿为他人忙，任是多么艰难险阻的事，劳而无怨。鹰爪王这时一见女屠户的神色，看出她绝非回心向善、痛改前非，不过一时间图得蒙蔽过去，脱开执法如山的崔香主手去，只怕她未必就肯甘心，当时不生异志，也是重入江湖，任情作恶。自己赶紧凑到了师弟万柳堂的耳边，说了声：“师弟，我们不能叫这淫嫖逃出手去。师弟，我追了她去。”续命神医万柳堂低声道：“师兄，天时已不早，我们不便过事耽擱。现在小弟认为有两件最重要的事，时机不再。师兄赶去暗中监视着淫嫖陆七娘，是否准毅然离开福寿堂，她

只要真个逃命一走，我们现在倒不必要她的命，暂叫她多活些时。这种淫荡的妇人，实不足污我们侠义道的清白。只留心她不肯就走，她要依然想要图谋我们两个门徒，那就顾不得许多，我们要叫她尝尝我们的厉害！”

鹰爪王道：“那么师弟现在奔哪里？”

万柳堂道：“师兄，可看见那淫嫖所具的悔过书？那是什么悔过书，那不啻是淫嫖一篇供状。我想要把它得到手中，将来颇有用它的地方。”鹰爪王恍然大悟，自己也明白师弟的用意，点头道好，方要转身，连忙的低声招呼道：“师弟，你不要轻视那崔姓老儿，此人既有双掌翻天的绰号，定非易与之流。我们不要辜负那暗中指示的异人一番美意，再去贪功冒险，那就非惹事不可了。师弟多加小心为是。”万柳堂诺诺连声的答应着，约定了仍在这附近集合，以便寻找这水心亭的所在，好营救华云峰和凤梅姑娘出困。

万柳堂这时倒是深以师兄的慎重为是。师兄弟约定了，分道扬镳。鹰爪王离开了这福寿堂，去追赶那淫嫖陆七娘。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遂把心神收敛，气静神宁，抱元守一，气纳丹田，由静生灵，全神贯注到帮匪身上。运用轻身提纵法，往后扑来。越过这座摆过法坛的巨厅，刚到后坡，只见下面好个精致的所在。是一四丈多长的院子，有三丈多宽，迎面是前出廊后出厦的三间精舍。东西全是走廊，那走廊内东西相对是一样的两个八角门，全是闭着门。在东廊的南尽头，有一门用八扇格扇断的一间茶灶，这道院子形同宫殿的建筑。这时，见正面这三间精舍，除了当中是六扇水纹式的格扇，两边全是水纹式的整扇窗户，烛光映在窗上，很是黯淡。在东面的纸窗上有一个人影，在这人影一移动，看出这人是短装背剑，腕中连走廊是一片黑暗。

万柳堂一测度形势，知道这里大约是那双掌翻天崔丰香主的卧室，遂飘身落在院中。这种身轻如燕，仗一身惊人的绝技到了窗下，连丝毫声息没有。万柳堂因为大敌当前，不敢过于轻视这掌福寿堂的香主。先侧耳听了听，屋中正有人说话。万柳堂乘他屋中说话声音佐着，看定了一个窗格，把右手小指含在口中，把短短的指甲润湿点在窗纸上，不敢遽然往下点，随用这小指甲一点点的往下接，把窗纸扣成一个极小的月牙孔。从这月牙孔中往里看时，只见这里面是三间静室，里面陈设的十分精致。这靠墙的一架楠木床，床前是一根藤的落地罩。临窗摆设着一架书案，上面摆着文玩等，全是精雅绝伦。上面摆着一架位列三台的铜蜡台，上面三支蜡烛，已然全燃到一半。那楠木床上坐着一人，正是那双掌翻天崔丰。在落地罩前站着一个小童，垂手侍立的站在床前。双掌翻天崔丰手里正拿着女屠户陆七娘那张供状。看完了向那侍立的小童一递道：“放在那里。”小童立刻把女屠户那张供状放在书案上，用文具盘的角儿压住，崔香主向那小童道：“你师兄可全散班了么？”小童道：“全收拾完了。”双掌翻天崔丰点点头道：“你去吧！这里不用你伺候了。”当下小童遂退了出来，把格扇带了过来。

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随即往起一耸身，攀住了厦檐下的横柁，往起一拔，全身隐在上面。见那小童径奔了那廊下茶灶，万柳堂见廊下寂寂无声，屋中也是静悄悄的，自己重又飘身落在下面。往屋中看时，那双掌翻天崔丰仍然是跟方才一样，盘膝打坐，调息养神。这种内家的功夫，用不着象平常人一样，非得四平八稳的躺下睡眠。这一来任你有多大本事，想盗取女屠户那张供状是绝难下手。万柳堂想还是得用江湖绿林道所用的“神偷八法”、“调虎离山”的法子，把

这崔丰调出来，自己方好下手。

但是这老儿非比平常的帮匪，若用平常对付帮匪的手段，只怕饶得不了手，反把行藏得败露。万柳堂待施展手段的一刹那，忽的耳边听得身后有些声息，随即一回身，只见师兄王道隆停身在院中。这时万柳堂一看师兄这种情形，定是有紧急的事，果然鹰爪王一点首，一指东走廊上面，跟着一个“巧燕穿云”腾身蹿上走廊。万柳堂一弯身，往院当中一落，足尖轻点，跟踪蹿上走廊，只见师兄已跃过走廊的顶子，停身在一排矮屋上。这时万柳堂遂向师兄面前一凑，鹰爪王低声问道：“这里敢是那双掌翻天崔丰的寝室么？”万柳堂点头道：“正是他的寝所。”鹰爪王低低说道：“那淫孀陆七娘竟自不肯痛改前非，她安心想要报复。这种荡妇，心地险诈到万分，她竟追出福寿堂，追赶上那淫徒侯杰。虽是那侯杰已成残废，可是淫孀竟自余情未断，向那侯杰私自计议了一番。从侯杰身上掏出一个包儿来，很小心的带起。那侯杰虽然是已成残废，可是这里的崔丰老儿，却是不叫他就死，给他服了治伤的药，绝不会生意外，被这里香主送出福寿堂。这淫孀陆七娘悄悄转回，这一来我看她另有所图。果不出所料，当时我蹑着淫孀的后踪，这淫孀竟自胆大包天，心毒性狠，遂转回来。敢情她竟敢使用下五门的熏香，把前面六位福寿堂的香主们，全熏了过去。最可恨的，竟把她生父也熏了过去，她已赶奔这里，大约这淫孀还要一网打尽。这时已把前面的人熏倒，我怕师弟被她撞见，所以没敢等候着看她到底怎样对付被熏的人。”鹰爪王才说到这里把话顿住，立刻用左肘一碰师弟续命神医万柳堂，师兄弟各自往房坡后一隐身。只见从这院的屋顶上飞纵过一条黑影，仔细一看，正是那女屠户陆七娘。

这时见她的情形和方才判若两人，这淫嫖似挟着一腔怒气，两只水淋淋的媚眼，射出两点凶光。可是来势虽疾，她也似惧怕下面精舍里的掌福寿堂香主。把身形伏在了屋面上不稍动，把下面察看了半晌，轻飘飘从屋面后檐纵到地上，真如一团轻絮，落地无声。蹑足轻步的到了厦檐下。只见女屠户侧面听了听，跟着点破窗孔往里看了看，双侠幸亏是慎重着，没敢莽撞。那女屠户竟出其不意的从窗下又翻回来，这次可是斜窝到走廊顶子上。只见她竟自用房坡隐蔽着身形，从肋下鹿皮囊中取出一件东西来。离着稍远，更在暗影中，那里看的清是甚么。

只见女屠户陆七娘从鹿皮囊中取出千里火来，从竹管抽出来，可是没燃着，只用千里火的余烬往先拿出来的那件东西里磕去。双侠虽是看不真她拿的是甚么，但是按她的情形，已知她仍是使用熏香。果然女屠户陆七娘仍把千里火装起来，仍然是谨慎着翻下房去，复往窗前张望了一次，她竟没从窗口往里吹熏香。到了当中的门口，俯身蹲在门首，竟从门槛下往里静着，连用口吹了两次，女屠户静立在门首侧耳静听屋中的动静。

沉了好一会儿，屋中似有些响动，这女屠户轻轻把门推开一线，往里一蹑身。这时潜在屋面上的双侠，正要阻止她，不叫这淫嫖闯进去——倒不是想救这掌福寿堂的崔香主，生怕被淫嫖把那张供状得了去。续命神医万柳堂揭了一片瓦，要打没脱手，瞥见从那迎面精舍的前坡陡现一人，一耸身落在院中，一个旋身箭步，已到了女屠户陆七娘的身后。不料这人不知怎的似乎身形一晃，脚下一错步，把女屠户惊觉。这一来本是网中鱼的淫嫖，竟自一个飞身纵步，斜往偏西的廊子穿出去。这淫嫖是已深知这崔香主的厉害，自己用熏香竟

没把他熏倒，出其不意的从后窗追出来，这次再落在他手中，只怕再难逃出他手去。哪得不丧胆亡魂，拼命的逃走，以免一死。当时是连看全不敢再看他，双侠认定这次淫嫖绝难再逃出这崔香主的掌握。哪知事出意外，这双掌翻天崔丰是有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武功，隐蹊淫嫖的身后，绝不会叫她觉察，哪知身形往淫嫖身后一欺近，下盘的功夫竟这么软弱，眼看着淫嫖就要伤在他掌下。崔香主的身影一晃动，脚下见了响声。陆七娘一逃出手去，这崔香主似乎愤怒之下，喝了声：“孽障，你还想逃，我看你逃哪去！”

这崔香主二次翻身追赶，可是那淫嫖陆七娘竟自逃到屋面上。崔香主身形蹿出檐下，往院中一落，身形一晃两晃，腾腾腾倒退了三步，落坐在地上，跟着一仰身，落在地上纹丝不动。这时那淫嫖陆七娘要是翻下房来，伸手就能结果了这崔香主，只是她已是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，这时自己只求他是真个中了蒙药，自己能够把那淮阳派掌门大弟子华云峰掳走，就算如愿以偿。淫嫖陆七娘越过这道院落，立刻赶奔水心亭。

这里双侠见这情形，看出这崔香主是业已惊觉有人使用熏香蒙药，自己认为发觉尚早，闭着气从后窗出来。哪知女屠户这种熏香过于厉害，只在呼吸之间，一觉出从门口格扇下吹进香烟，虽是中蒙药尚轻，也一样有力量。等到药力一行开，依然晕倒。万柳堂赶紧招呼：“师兄，缀着这淫嫖，她定是奔了水心亭。我们道路生疏，这水心亭究在哪里？我们搜寻着颇费手脚，趁这时缀着省了事。我要趁着崔老儿没清醒，赶紧把女屠户那张供状得过来。十二连环坞践约时有用它的地方，能替我们说许多话，使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甘拜下风。”~~知~~说了这几句话，各自展动身形，鹰爪